

孤獨的象

站在熟悉的門前，玉翔第一次按下自家的門鈴。

他穿著軟質的淡藍牛仔襯衫，邊緣帶點破損白色垂線、小處刷白，顯得一副隨興的樣子。其實衣服是昨天才剛在商場新買的，靠近的話，還聞得到布料新鮮的氣息。接近四十歲的年紀，給人的視覺印象卻停留在剛入職場的青年。他身上沒有多餘物件，一派輕鬆，手插在口袋裡等待。

門後隱約傳來細碎的脚步聲，他的眼彷彿能穿透門面，清楚地浮出門後畫面——早已站在客廳茶几旁的她，一聽到鈴聲瞬間回頭，像驚慌的齧齒類小動物一樣，小碎步地跑來，在玄關換穿拖鞋後，一秒鐘的停頓，吸口氣，然後打開門扇。

「好準時。」燕玲笑笑應門。

「路上沒塞車。」他視線自然向下，回以一個準備好的微笑。

兩人的微笑都太過客氣了，他們對上眼時，彼此瞬間意識到這一點，笑容就各自收斂一些。

燕玲轉頭，以過快的步伐回頭走向廚房，閃入牆角，身影消失在玉翔眼前。從彎角處，傳出一陣杯盤碟從瀝水架拿出時，相碰的輕響。

他刻意慢條斯理地解開鞋帶，從容不迫，看了一眼手錶，6點20分，恰恰好的時間。他慣穿的藍色拖鞋，不知道被收去哪裡。帶著一點新鮮感，腳踩客用亞麻拖鞋，像踩著輕軟的雲，無聲息地走入客廳。

磨豆機引擎被打開，刀鋒立刻吱吱快速運轉，在沉默的空氣彷彿劃擦火柴點火似地，尖銳、迅速地絞碎了咖啡豆。玉翔垂手站著，在猶豫該不該坐下時，抬頭看向那幅掛在客廳的複製畫。

晦氣，他想。玉翔不懂燕玲為什麼獨獨鍾愛那幅怎麼看、都過於簡單的畫作，一隻小象在灰黃沙漠正中央奔跑，前無方向，後無歸處。從那人擠人的展覽回來後，他的想法就沒有變過，也許當天略為缺氧的觀展印象，也無意間被儲存在這幅畫中。如果他提供類似調性的攝影作品給客戶，不論是構圖、色彩、明度、飽和，一定被當場噹爆退件。以畫作而言，就算再好，也不是件適合客廳的作品，色彩晦暗，景物孤單，天天看，誰都要憂鬱起來。真要選，為什麼就不選常玉繁花系列的作品呢。他曾經反對過，隔天回家，畫作又被掛回牆上原本的位置，像極了他們的溝通。

打開冰箱，燕玲低身一探，說：「啊牛奶沒有了，你……」話斷在一半，又默默將冰箱的門關上。

「等我一下。」他二話不說，回到玄關，套上鞋，開門往電梯走去。

一定又是空空的冰箱吧。充足的啤酒庫存之外，兩三個透明保鮮盒，盛些近日的剩菜。是滷味？鹹水雞？泡菜豆腐鍋？牛肉湯？反正不出她加班後，回家沿路途中，深夜仍開的那幾間店家。

天已經暗了，夜晚空氣仍還沒涼起來，六月初夏季節特有的悶熱，是冷暖青

黃不接的樣子，連氣候也處於微微尷尬。對街的黃色街燈，在榕樹茂盛樹葉的暗影中，散發出溶溶潮濕的光線。一股黏答答的模糊霧氣似的東西，也同樣卡在玉翔的身體內，讓他呼吸不太順暢。走進社區樓下的便利商店，玉翔沒忘記確認了一下盒上的保存期限，才走到櫃檯，跟晚上打工的小弟點頭打了招呼。

「飲料兩件有抽抽樂活動喔，要再拿一件嗎？」

他搖搖頭，「一件就夠了。」結帳刷條碼的時候，他放空望著檯面，發現一隻小小瘦弱的褐螞蟻，沿櫃檯側邊，搖搖晃晃地爬過。

咖啡已經準備好了，香氣順著淡淡白煙，從馬克杯緣口飄出。一杯放在靠窗單人椅前方的桌上，一杯已被燕玲捧在手裡，坐在三人沙發最遙遠的對邊。結婚時兩人買的中古皮質米白沙發，順著人的重量往下沉，包裹燕玲嬌小的身軀，她穿著淡色連身洋裝，如同一隻雛鳥陷入毛線編織的巢。雙手一左一右剛好環握住馬克杯，刻意緊抓住某種確實東西的樣子。第一次在大學社辦看到她時，也是這樣的印象。一個瘦小影子，在窗邊的木椅上眼睛望著窗外，雙手卻直直反扣在木椅的邊緣。有點神經質的樣子，然而他並不討厭。

他拉開牛奶盒口，將咖啡深濃的顏色染白。「要嗎？」

「我自己來，謝謝。」她說，手並沒有伸過來。

兩人默默喝著咖啡，明明是該平和的，卻總有悶賭的味道。玉翔花了一點時間，才感受到這股不協調感從何而來。那場爭吵之後，燕玲變得太安靜了。其實就連那場爭吵，她都不太出力，每次說話，都只丟幾個簡單字詞，根本就是判斷句。家裡的對話慣常是由她負責的，那細細碎碎又沒有什麼內容的說話方式，他之前只要找到適當的斷點，加入狀聲詞，或者簡單答腔就夠了，對話就會繼續流。一天所有細瑣事情她都可以記得清晰，都有想法可以抒發，簡而言之，就是嘮叨。如果真要一一應對，就真中了計。

他初期也有一段適應期。大學約會時期，他在夜市攤位中，似懂非懂地聽，內心揣測她的意思，如何應對，或者有沒有需要應對。那時他也透過她，學了一點藝術史的皮毛，在聽她說話時，看半月小巧的唇瓣開開合合，想著女性有時恰如一幅他永遠看不懂的、抽象主義的繪畫。幸好她聲音甜軟，並不討厭。習慣之後，生活就過得非常輕鬆。那種對話如同一條水源穩定的清淺小溪，他隨意揀幾個字詞，輕鬆投出去，濺起可有可無的水花。時間久了，家變成他最省力的地方，工作回來之後，不太需要耗神思考，日子就會一加一地走下去。

此刻，當她一停止那絮絮叨叨，對話的乾荒就格外明顯，像裸露的河床被八月陽光惡狠曝曬，蒸發掉所有水分。沉默空間裡，玉翔只聽見自己啜飲時、咖啡滑入口腔裡吞嚥的聲音，他幾乎都要被逼到憋氣了。她倒像沒察覺異狀似地，兀自安靜，望向牆上畫作，毫無試圖開口的跡象。

「這是要給我的吧？」他嘆一口氣，手伸向桌上的牛皮紙袋。

「文件都簽好了，剩下的空格麻煩你。」她回神過來，偶人一般淺笑。

「好，時間也差不多了，我跟可樂約了7點晚餐，會一起簽好。明天早上10點我們直接戶政事務所見。」玉翔起身用手臂夾著紙袋，將杯子拿到水槽沖

洗，動作俐落乾脆。咖啡還剩下大半。

「你剩下一點東西，我也包好了，今天可以順便拿走嗎？」她也起身，「還有剩下三個月的中醫療程，我已經取消了，記得要跟媽說。醫生是她老朋友，當初她特別插隊預約的。要記得幫我說聲抱歉。」一鼓作氣說完。這最長的話，似乎是她唯一在意的事情。

「妳傳訊息跟媽說一聲就好，我待會回家可能太晚。」

「不是跟可樂大哥約見面，還會玩很晚？」燕玲的聲音有點冷。

「等等跟他吃飯而已。妳就跟媽說吧，我怕忘了不好。」他沉住氣。

「這點小事又要我講？你到底是多沒心。」她聲音瞬間變得銳利，直視他的眼睛。

「就是件小事，所以才讓妳隨口說，嫌麻煩就算了。什麼有心沒心，有必要這樣嗎。」

「是，我都忘了，你什麼都會忘記。」她又接，「對你而言，哪件事不是小事？」

「妳都對，都妳講就夠了。」玉翔開始回擊，有種賽事加溫，熱好身準備上場的興奮感。

燕玲這次卻意外沒有應聲接話。停了兩秒鐘，交鋒的火突然熄滅，她恢復原本的聲調說：「算了，等等我自己跟媽講。東西記得帶走。」

他扭頭，大步邁向臥房方向，看到幾個 IKEA 大型藍色購物袋，並排挨著放在走廊角落。未亮燈、微開的臥房，似乎也有一大一小的行李箱，立在床邊，四處散落紙箱。

「房間裡面也是嗎？」他有點疑惑，東西先前已經收過了一次。

「走廊那三個袋子而已。」她清楚平靜的聲音，從後頭傳來。

他將牛皮紙袋塞進去，左右手拎起購物袋。「走了，明天見。」她不愛說話，沒差，他也省著話說。

看來燕玲又要回娘家了，她一貫的安樂窩，他無意識地皺了眉頭。不讓思緒往下想，他不預測，那些人將要在背後怎麼說他。閉著眼睛也知道。分開後，身邊親友不論願不願意，也只能倒向一方，選一邊站。手中只剩兩張牌了，其中一張是鬼，你抽一張。雖然明白難免，但想想總是不快，隨意背上了什麼罪名都不知道。尤其是那些曾經親近的人。汗名，他一想，就全身煩躁鬱悶。

「跟可樂大哥問好。」她只送到玄關，讓玉翔自己將門帶上。

可樂是他們攝影社的學長，身材和個性就像名字一樣，可樂可樂的。才推開居酒屋的門，就瞧見他桌前已經擺了生啤酒，夾著黑胡椒毛豆吃起來了。

「喂！這邊這邊。」

不用說也知道，店內才四五桌，又這麼醒目的他。「再來麻煩你啦。」玉翔用輕鬆方式，表演一副小無奈的臉。

「少廢話，吃飯！沒有吃飯解決不了的事。」可樂將菜單推到他面前。

亮面護貝膜的菜單上，紅線已經這一筆那一筆的，一看就知道點了超過兩人的量，他嘟囔一句：「不是都點好了。」只再追加一份烤生蠔和黑啤酒，回身遞給服務員。店裡演歌放得大聲，三味線撥子咚咚下刷，加上繞著彎不斷轉音前進的歌聲，像女人辛苦地走過山谷。每次聽，他都覺得未免苦情得太過誇張。

「來啦，敬哥一杯。結婚你簽，離婚也是你，多謝照顧。」啤酒剛上桌，他就立刻向可樂清脆地碰杯。

「這叫有始有終，服務到家。」可樂津津有味地喝下冰啤酒，沒事一樣。不知道是他那種無所謂的態度，還是暢快喝酒的樣子，深具感染力，瞬間讓玉翔也肩頭一鬆。

「但說真的，這次小燕怎麼鐵了心了，收到她訊息時，實在是嚇一大跳。先前吵了幾回，也都沒走到這一步。說，你到底幹了麼好事？」可樂眼睛一眯，湊興八卦的樣子。

「是她莫名其妙，沒事找事。」像終於等到機會，玉翔一下就變得健談、多言。

事情由車裡面的那件針織衫開始的。燕玲找到後，從地下室直直一路拎到他面前。一看就知道是屬於女性的針織衫，這麼軟、又這麼輕巧，還有輕淡花香調的香水餘味。

這次是誰，她問，臉上意外沒什麼表情。可就也問倒他了，誰知道是誰的啊！他在餐桌前愕然追想，才想到應該是昨日拍完照後，送合作廠商三人到捷運站時，其中一人遺漏下的。

「你再演啊，你再演吧。」她拿著那件外套，用最前端的手指尖，像拿著髒東西。玉翔剛開始還想好好解釋，但語言幾次往返，看她持續緘默不語、一臉鄙夷的神情，突然也火起來。像累犯難得誠實一次，卻被指責時，就比平常人益發理直氣壯，他也開始不讓。他們從這一件事，又接到另一件事。吵架的火是沒有邏輯的，愈冷的、零碎的字詞，就是愈野鬧的火星，隨處一落、一搨，都可以另闢戰場。

「從一開始，就沒打算聽人講話。」玉翔憤然把玻璃杯敲上桌面。

「話也不能全部這麼說，誰叫你之前玩太開了。」可樂再度事不關己地嘿嘿笑，言詞間有同情燕玲的味道。

「錯了的人難道就會錯到底嗎？何況這個圈子裡，我已經夠乖了。案子結束也沒什麼亂跑。」玉翔筷子一夾，把冷豆腐切成兩半，暗褐的湯汁在透白的豆腐上到處沾滴。「沒有道理啊。然後又開始牽扯到生孩子的事情，壓力多大，只有她在意，我還在外面怎樣怎樣。全是瞎猜，憑什麼受這種指控。你應該看看她那個臉。我又不是沒努力。」

「小燕這幾年，實在受了不少苦。你媽啊，你想想，那可不是蓋的。」

聽到可樂又在為她幫腔，而且竟然還扯到媽。玉翔遂賭氣，不說話了，他拿起串燒，斜斜地咬，啤酒也不夠冰了。

「反正都決定了，分開了也要彼此祝福啊，再說什麼也於事無補。簽一簽大

家各自好好走。說不定還會走得更好。你之前每次喝酒，不是老念錯失了上海高薪的機會，現在好啦，沒什麼可以限制你，愛接什麼案就接。」

「嗯——」這倒是。玉翔閃出那天燕玲對他低吼的樣子：「你再說看看。『我都是為妳好，我都是為這個家好。』我最恨這句話。」

他心裡又悶澀起來。明天就要辦離婚了，至少，他到最後都成功維護了他的感受和自尊，態度沒有動搖，也有一絲豁然的痛快。但這幾天時間慢下來之後，一細想就覺得太過快速、順利，順暢到令人茫然，感覺其中有詐，結束得毫無邏輯，像一首曲子戛然而止的高音。

明天他們就真的離婚了嗎，不再吵架冷戰，無謂的循環都過去了，回到零的起點。每次吵架後，他也曾模擬過幾次的。未來是一片等待他的、寬敞的空白，像他這陣子回老家舊房間，每晚盯著的天天花板。房子畢竟是老舊了，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縫，露出一線水泥灰，好像生活的困乏從一片空白處，裂開一隻眼睛，盯住他看。他躺在床上不自覺就注視那條線，感覺天花究竟還是矮了、壓迫了，即使仍是整片毫無限制的白。

「是啦，之後就自由多了，最近先放空一下，再看有什麼好案子。她這陣子要先回娘家住了，這樣也好。」玉翔沉默片刻後接話。

「小燕嗎？」可樂挑起了眉頭。

「剛剛家裡大包小包的，亂成一團，看樣子應該會去一段時間。等她回來再處理房子的流程，反正不急。」玉翔漠然應著，她娘家親戚們的臉一一浮現。

「回家嗎？不是吧，小燕不是下週五就要飛巴黎了嗎？」

「咦？」玉翔吃了一驚，聲音直接跳出喉嚨。

「你不會不知道吧。」可樂原本小小的眼睛，現在眯得更細了，閃爍異樣光芒。

「當然知道。」玉翔快速回應，把意外的聲音壓下來，像一個追蹤師，抑制自己動搖的痕跡。「之前有聊。……她把東西放回娘家後才飛，但我管她去哪裡。」

「沒想到她居然痛快辭職，還直接衝巴黎重新當學生。她這種一不做二不休類型的，平常沒事，嘿嘿，一動起來就是大絕招，誰都擋不了。」可樂的眼睛還是閃閃地，但沒有繼續追問下去。

她要去巴黎？他一下子還無法意會這城市的名字，在實際空間裡，究竟是怎樣的距離感。想到臥房裡的行李箱，這是一場預謀嗎？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她曾經跟他提過嗎，玉翔努力思考，他攝影接案回家精疲力盡的夜晚，以及也在美術館愈待愈晚的她，在叨叨絮絮的對話印象中打撈。有的，她似乎提過幾次。在客廳畫作掛起的之前，還是之後？他想像她一個人在安靜的房間裡，於電腦前搜尋紀錄，在筆記本上寫下密密麻麻的筆跡，小小的、向右偏斜的、有點強迫感的字，縝密地記下資訊。她到底說了什麼，又沒說什麼？

居酒屋的木桌，灰黃斑駁，投射燈在昏暗的空間裡直直照在木桌上。他盯那意外向外擴散的光暈，邊喝著酒，感覺木桌的紋路竟開始變化，慢慢流動起來，顏色如同客廳畫作裡髒色荒莽的沙漠。他無意識地將放在桌上的指頭擺動起來，

食指和中指在木桌上，往前走踏了兩三步，又騰空晃動。他總覺得那隻小象在畫面中，像在奔馳，卻又彷彿懸浮在空中，於晦暗天地中凌空飛翔的樣子。

他將剩下的酒一口乾盡。沒意思，跟可樂今晚也喝得沒意思，他想走了。

「反正，你就幫忙簽吧。」

玉翔手探向左邊椅上的牛皮紙袋，將袋口打開。抽出一張燕玲已填妥的離婚協議書遞給可樂後，袋子裡還有另一個白色信封。他拿信封，將封面對著燈光細看，上面印有生殖醫學中心的字樣。他心跳加速，檢視信封。白色信封沒有拆開的痕跡，也沒有封口的膠痕或釘痕，無法判斷有沒有人拆閱過。

他從信封中抽出紙來，是好幾個月前，他終於去做的檢驗的報告。那花了他們整整一天。「我中醫去了，西醫也去了，針不知道都打了幾隻。你到底去不去。」燕玲也許說過十來次，從好聲好氣地撒嬌，到最後逐漸帶點威脅口氣。這檢查報告怎麼這麼久才出來？還是早就寄到？他從來沒問過後續。玉翔快速瀏覽檢測項目，一連串不同的數字，比對標準參考的數據範圍，最後眼神牢牢盯在幾個字上。

「在看什麼啊，這麼專心。喏，簽好了，給你。你自己不要忘記啊。」可樂頭探過來。

玉翔反射性地將檢查報告對折，三兩下收回信封裡。「抱歉，我有事忘了，出去一下。」他邊說，就邊站起來了，眼前晃晃的。

「喂喂，協議書。」一手拿著離婚協議書的可樂，滿臉狐疑地望著慌慌張張就要走的他。

「那是明天的事。」玉翔腳已朝店門口跑去。

幸好居酒屋只在對街而已。住家大樓外面是一整片老舊矮鐵皮屋，窩藏不少小店。他愈走愈快，往右拐彎，來到大街上，看著他們的公寓，等紅綠燈的時候，微微喘氣。

夜晚涼多了，他心中霧似的東西也散開一些。倒數號誌到最後一秒，就一口氣跑過斑馬線，不浪費任何時間。不像傍晚的他，提早太多到了附近，還在小巷悠晃了一下，在車上刷手機殺時間。

他按下門鈴，啾啾叫。然後又按了一次，長長的鳥鳴聲。「來了！」他聽到熟悉的燕玲歡悅輕快的高音。門一打開，燕玲一看到他，笑容突然僵掉。客廳的燈光亮晃晃地，屋內有音樂聲，這是朋友來時燕玲的習慣。歡愉放鬆的旋律，輕柔的鋼琴搭配爵士女歌手煙嗓的歌聲，自由勾人。妻子身上也有種久違活潑的氣息，她在等待什麼人嗎。

「怎麼了？」燕玲將門縫縮小，人身擋住他向後探去的視線。

「我想說……」他一個閃神，突然找不到詞彙。

「明天早上 10 點。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可樂大哥怎麼了嗎？」

他往上看了一下，然後伸出捏著白信封的右手，克制不住激動聲調說：「小

燕，這個，妳看過了嗎？」

「是我放進去的。」

「所以，檢查結果妳看過了嗎？」他身體往前靠近一點。

燕玲明顯地皺眉，以有些麻煩的神情，沉默地望著信封。他知道她在深深吸氣。但他不在意她現在的臉色，他要說一件快樂的事。他正要張口，她身後的手機就響了起來。燕玲聽到聲音，也立刻抬頭，他們眼神交接。

「明天見。你該回家了。另外，」她頓了一下，「那也與我無關。」

門在他眼前再次闔上。

玉翔將身體靠在電梯一側，望出透明的電梯。17、16、15.....，電梯不斷下降，外面是一整片鐵皮屋的市街景象，一層又一層，他不斷下降，它們不斷攀升。也許是酒精的影響，使他竟有種錯覺，那些斑駁的鐵皮，都是一對對振翅欲飛的翅膀，磚紅的、米黃的、湖藍的、果綠的，長年受到雨水浸染漫生鏽跡的鐵皮，都在撲撲搥搥，即將脫離水泥屋體的箝制，從這個城市裡徹底逃逸。他以為嬌弱雛鳥般的小燕，已經準備好要飛了，他也自由了，在鄰近中年的時候，一切突然回歸原點。他看向一整片無垠天空，夜裡無星，黑夜像一層望不透的厚實絨布幕簾，在下墜之中，那幕簾愈擴愈大、愈推愈遠，使他感覺身體分外鈍重。

他慢慢走回居酒屋，一推開門，他們的桌子還是滿滿的碟子、碗盤、酒杯，卻不見可樂人影。

「這是剛剛同桌的朋友，說要交給您的。」綁著長馬尾，整臉洋溢朝氣的女服務生，遞給他向內對折的協議書。

看來是剛走不久。玉翔坐回位上，重新點了一杯生啤酒。女人還在唱著演歌，聲音照常起落，他卻覺得那音樂中已經沒什麼情緒，歌聲平淡。他把那張協議書攤開，平放在桌面端看。桌上有水漬，暈濕了幾處。只剩下他的空白了，但他們明早還會再見。他折起，收入牛皮紙袋，默默喝起新一杯的冰啤酒。

在居酒屋昏暗的光線中，桌上有東西在動。他看過去，是兩隻螞蟻，正一前一後，橫越過他的桌面。他看著牠們的行徑一會兒，皺了眉頭，舉起食指。指頭的陰影凌空覆蓋在螞蟻身上，如同從天而降巨大的腳掌，然後往下用力按去。在最後一刻，偏移了些，指尖落在螞蟻與螞蟻之間窄小的空處。螞蟻的路線似乎有些被驚動，玉翔看著牠們，小幅度地左右飄移，略略驚慌失措的樣子，然後沿著原先的路線，一隻接上一隻，安靜地繞過他的手指，向前走去。